

# 福尔摩斯探案集

原著：亚瑟·柯南道尔爵士 温宁/译

Sir Arthur Conan Doyle

# 最后一个 吸血鬼

The MEMOIRS  
OF SHERLOCK  
HOLMES

买一送一  
两碟装

武汉音像出版社

福尔摩斯探案集

# 最后一个吸血鬼

(英)柯南道尔 著  
温 宁 译

武汉音像出版社

责任编辑:宋蓓

封面设计:李栋

福尔摩斯探案集  
最后一个吸血鬼

原著:柯南道尔 温宁 译

武汉音像出版社出版发行  
(武汉市江汉三路3号)

北京市通县次渠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 1/32 毫米 5.25 印张 45 千字

2001年1月第1版 2001年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1—5000套

本书随版号:ISRC CN - F05 - 98 - 0027 - 0/V·J9VCD 碟片一同发行

全套定价:100.00元(本册定价20.00元两碟装)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承印厂调换

## 目 录

最后一个吸血鬼 .....	( 1 )
三个同姓人 .....	(36)
爬行人 .....	(67)
雷神桥之迷 .....	(95)
肖斯科姆别墅.....	(133)



● 目

录

## 最后一个吸血鬼

几封刚刚送达的信件摆放在着福尔摩斯的书桌上，我坐在他对面。他拿起最上面的一封信认真地读着。这封信显然不太长，只几分钟功夫，福尔摩斯就淡淡地一笑，一边把信递给我，一边说道：

“真是奇妙。什么样的奇思异想都有，古今一体的事情我还真的没见过，到底是事实呢？还是臆测？你怎么看，华生？”

我接过那封短信，只见上面写道：

尊敬的福尔摩斯先生：

本店的一位主顾——梅新大街的弗克斯茶业销售公司的总裁罗伯特·弗克斯先生，近日来函询问关于吸血鬼的情况。本店主要经办估价与拍卖等业务，弗克斯先生所询之事实在不属本店之业务范围。因闻阁下曾经处理苏门答腊巨鼠案，办得十分圆满，所以介绍弗克斯先生上门求教。望阁下不吝赐教。

莫里森·稻罗公司敬上

经手人： × × ×

● 最后一个吸血鬼



“确实与众不同。”我说道，“吸血鬼？听起来好像是在讲童话故事。”

“亏他们竟然还记得那件巨鼠案。可是，这跟吸血鬼有什么关系呢？这也不属于咱们的业务范围啊。不过，也好，倒是一件有趣的案子，到童话故事里走一遭，看看是什么感觉。”“你不是有一本百科大词典吗？让我们查查这方面的情况吧。”

“我也正有此意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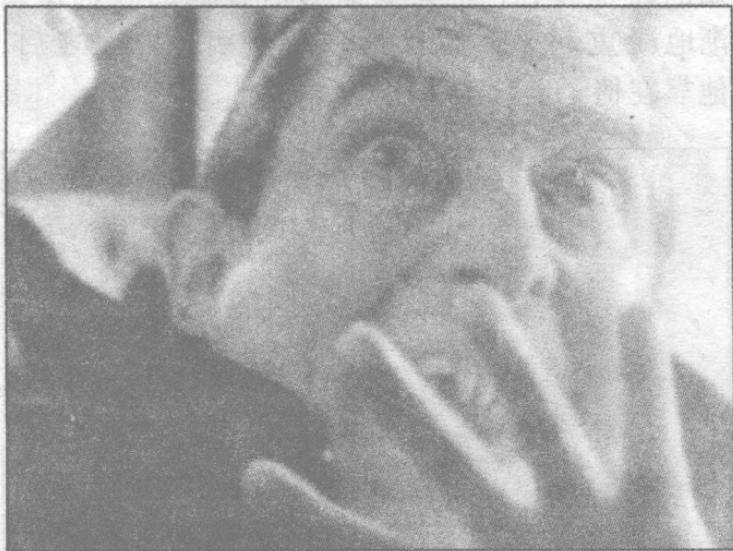
福尔摩斯从书架上取下一本像砖头一样厚的大书，摊开在膝头翻了起来。那里面是各种各样的知识，上至天文，下至地理，不管是政界轶事还是旁门左道，简直是无所不包。他断断续续地读出几句：

“毒蜥蜴？巨毒无比，能喷致命的毒气，大蟒蛇？身体像水桶那样粗。哦，这里，巫师的异能，预测未来？哈，听听这个，匈牙利有关于吸血鬼的妖术，还有，波西尼亚发生过女人被吸光血的案子。”

他突然“啪”的一声合上书。

“怎么可能呢？完全是些无稽之谈，那些从棺材里爬出来的僵尸，谁见过僵尸？谁见过吸血鬼？大概只有疯子才相信。”

“也不一定吧。”我说，“我听说过有的上了



福尔摩斯模仿的“吸血鬼”。

年纪的老人专门吸年轻人的血来让自己推迟衰老，不一定是死人才吸血啊。”

“这个，这本书上也提到了有这种传说。可是，我们是生活在一个现世的，实实在在的世界里面，那个什么经手人也是，弗克斯也是，我们生活的世界已经够大了，还要拉上什么鬼世界吗？我们能相信他们的话吗？”说到这里，他眼光一动，瞥到了桌上的另一封信。“噢？真巧。这里刚好有一封是这位弗克斯先生的来信，我们倒要看看，他到底怎么回事。”说着，他拿起桌上又一封信，饶有兴味地看了起来。一开

● 最后一个吸血鬼



始他面带笑容，但是看着看着，他的脸色便渐渐地凝重起来，而且越来越严肃。看完之后，他靠在椅子上陷入了沉思。



• 最后一个吸血鬼

过了好长一段时间，他才似乎清醒过来。

“你知道因伯勒这个地方吗？”

“知道，在道奇省，离霍尔姆不远。”

“那么奇思迈庄园呢？”

“那一带我挺熟。那里有很多老宅子，年头相当久远了，都是以几个世纪以前的原主人的姓氏名命名的，虽然有些家族早就不存在了，但是他们的姓氏却由于这些房子流传下来了，比如什么奥德利庄园，洛克庄园等。这个奇思

迈也是这种情况。怎么？有什么问题吗？”我问。

福尔摩斯并没有直接回答我，而是又低头想着什么，一会儿他抬起头来：“我看很快我们就会对奇思迈庄园有更多的了解了。这位弗克斯先生现在正住在那里。你看看吧，他还说他认识你呢？”

“认识我？”

“不错。”

我接过他递来的信，信封上的地址正如他刚才所说。

信是这样写的：

尊敬的福尔摩斯先生：

我代表我的一位朋友请您帮忙，希望您能运用您丰富的知识和智慧解除他的烦恼。

是稻罗公司向我推荐的您，这正合我的意，我本来就是要直接找您的，因为这件事既敏感又让人费解，我想，除了您，其他人实在没有这种能力。

我的朋友是一位绅士。他在5年前和一位来自秘鲁的小姐结婚。他们是在生意往来中相识的。因为她的父亲是秘鲁有名的商业名流。她是一个既美丽又温柔娴淑的女子，婚后两人的



感情一直很好。但是，毕竟两人有着不同的国籍和不同的宗教信仰，在一些事情上难免会有一些分歧，当然，这并不影响他们各自对对方的爱。他觉得她是一个十分难得的好妻子，无论在哪一方面来说，都无可挑剔。



恩爱的弗克斯夫妇。

瞧，我是不是有点过于罗嗦了，还是直接谈主要的问题吧。如果可能的话，我希望能当面跟您谈谈，因为有些细节在信里可能讲不清楚。以下我讲的只是这件事的大体过程，请您考虑是否愿意接手此事。

不久以前，我的朋友和他的妻子之间出现

了问题。因为他发现她的身上有一些奇怪的表现，让人无法理解，更不能容忍。他甚至觉得他们的婚姻是一个错误，甚至不只是错误，如果那事情是真的话，与她在一起则成为一个悲剧。

我的朋友在与这位女士结婚之前曾有过一次婚姻，前妻去世后留下一个儿子。这孩子今年15岁，十分可爱也十分重情重义，是在他那个年龄少有的懂事的孩子。但是不幸的是，因为小时候患过小儿麻痹，他的腿脚不太灵便。就是这样—个可怜又令人疼的孩子，有人看见，他的继母不只一次不问青红皂白地狠狠打他，有一次甚至是用手杖打，把孩子的胳膊都打青了。

这位女士的奇怪行为不止于此。更让人无法接受的是，他竟然——天哪！我怎么能相信她会做出这种事来？她自己亲生的，还不到一周岁的小儿子，她对他做了什么呀？！在大约一个多月之前，保姆把婴儿单独留下，自己去做一点别的事情，只不过几分钟时间，便听见孩子痛苦地嚎哭。保姆跑回来一看，完全被惊呆了，原来她的女主人正把嘴俯在婴儿的脖子上，好像是在咬他！走到近前一看，她发现孩子的脖子上已经有了一个小伤口，正向外流着血。



● 最后一个吸血鬼

当时保姆六神无主，要去找男主人，女主人却阻止她，不让她去。不仅如此，她还要保姆保证，不对任何人泄露这件事，并且掏出5镑钱给她，作为她保密的酬劳，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，她却没有做任何解释。

对保姆来说，既然发生了这样的事，当然不可能当做没有发生过一样在心里不留痕迹。事实上，从那以后，保姆便时时刻刻注意观察女主人的动静，并且一刻也不敢离开孩子，因为她也是真心爱那个可爱的小宝贝的。但是她也发现，那孩子的母亲也和她一样，对孩子愈加留意起来，在保姆不得不离开一小会儿的时候，她准会立刻跑到孩子跟前来。这简直无异于一场折磨人的战争，说来令人难以相信，但事实确确实实就是这样。

对这些情况，那可怜的男主人开始并不知道。但是终于有一天，保姆感到再也无法忍受下去了，她的神经都快要崩溃了，于是找到男主人向他讲了所有的情形。那丈夫当然不肯相信，他觉得自己非常了解自己的妻子，妻子无疑也是爱他和爱这个家的，即使是对前妻留下的儿子，除了那两次殴打之外，她也一向表现得很疼爱他。何况，这说的是她自己的亲生骨肉，那个天使般的小婴儿呢？于是男主人斥责

保姆，说她这是对女主人的污蔑，是诽谤。但是，正在他们谈话的时候，那婴儿的嚎哭之声又从婴儿室传了出来。他们一起跑过去。天啊，那个情景令人永远也不愿再想起，只见她妻子正从摇篮旁边直起身来，摇篮里的小婴儿，白嫩的脖子上正流着血，连床单上也沾了血。更加可怕的是，对着明亮的光线，他清楚地看见他妻子的嘴唇周围竟然也沾满了鲜血！



福尔摩斯先生，不管这多么令人难以置信，就是男主人不愿意相信这是真的，可是，毫无疑问，那温柔可爱的妻子的的确确在吸那婴儿的血！



• 最后一个吸血鬼

情况就是这样。现在那妻子把自己关在屋里不见任何人，也不作任何解释。而那丈夫几乎快要崩溃了。我们大家都只是在书上才见过吸血鬼这样的字眼，只有在童话故事里才听说过吸血的事。可万万没想到，就在我们的身边，竟然——

福尔摩斯先生，我迫切地希望能得到您的帮助，希望您能解开我心中的疑团和恐惧，我将于明早10点到您的住宅去拜访您，渴盼与您面谈。如果您允许的话，请致电到因伯勒，奇思迈庄园。

还有，我知道华生医生是您的老朋友，上大学的时候我们曾经在一个橄榄球队里呆过，也许他还记得我。

罗伯特·费克斯敬上

“球队，啊，想起来了，我确实认得他。当时他是前锋，而我是中卫，”看完信我说道，

“他还是这么热心，对朋友的事就像对自己的事一样。”

“难道你真的认为这件事是他朋友的？”福尔摩斯看着我，“那简直是太奇怪了。好吧，我们来拟一份电文吧，就说‘乐于接手你的案子’，怎么样？”

“你是说——这件事就发生在他自己身上？”

“毫无疑问。”

“哦？！”

“如果连这一点都看不出来，那我这个侦探就太不称职了。好了，请你叫人去发电报吧。”我记忆里的弗克斯是一个高大挺拔，行动敏捷，善于抓住机会的人，他总能巧妙地绕过对手的阻截，成功入球。而在第二天的早上，当弗克斯来到我们房间的时候，在他身上再也见不到当年的风采，原先高大的身材萎顿了不少，头发也已所剩无几，也许，这就是时光在人身上留下的痕迹吧，真是毫不留情面，大概他眼中的我也是这样的变化巨大的。“你好，华生！”他一见面就热情地和我打招呼，这让我窥见一丝他旧时的影子。

“你好，弗克斯，看来我们都不是原来的样子了，真是时光不饶人啊！”

“可不是！不过我也是最近这些日子才一下子衰弱得特别厉害。福尔摩斯先生，看来你已经是知道这件事是我自己的了，那我也就不用再遮遮掩掩了。”

“说清楚些案子才容易办理。”

“我知道。但是，我能怎么办呢？那个人是我的妻子，是我孩子的母亲！我不能找警察帮

● 最后一个吸血鬼



忙，不能向朋友诉说，只能憋在自己心里，又整天提心吊胆。福尔摩斯先生，请你一定要帮助我！”

“我尽力而为。”

“我完全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？是她精神上出了毛病？还是遗传的血统问题？你以前听说过这样的事吗？办过类似的案子吗？”

“请冷静一下。我完全理解你的心情，也很同情你的遭遇。弗克斯先生，现在，我必须问你几个问题，以对整件事有更全面的把握，相信我，一定会揭开这个谜底的。”

“你请问吧。”

“在你看到你妻子的奇怪行为之后有没有采取什么措施？她现在还能接近孩子们吗？”“当时我和她大吵起来。她是一个极其温柔也很重情的人，即使吵架也不会大喊大叫，当我对她讲了一连串斥责与质问的话后，她一句话也没说，只是很伤心很绝望似地看着我，然后就跑回她自己的房间，锁上房门，再也不肯见我了。”

“她谁也不见吗？”

“她有一个陪嫁过来的侍女，服侍她很多年了，叫多罗莱斯，跟她很亲密，名义上是仆人，实际是朋友。她每天给她送饭，陪着她。”

“孩子们呢？”

“保姆很尽心，她说她一定一刻也不离开小宝贝。不过我有点担心杰克，他曾经挨过她两次痛打，我在信上写了。”

“受伤没有？”

“那倒没有。不过她打得确实很厉害，我简直无法想像，对一个身体残疾的孩子怎么忍心下手，尤其是杰克，”这时候他脸上出现了一种慈祥、温柔的神情，“这孩子那么懂事，又富于爱心。”

“弗克斯先生，你的家里还有其他什么人？”福尔摩斯重新拿起信，一边仔细审视着，一边问道。

“有两个打杂的仆人，一个马夫。另外就是我，我妻子，我前妻留下的儿子杰克，小婴儿，多罗莱斯，还有保姆梅瑟太太，总共就这么多。”

“你和你妻子结婚的时候互相了解吗？”

“当然。至少，当时我以为我们是互相了解的，而且彼此是深爱对方的，所以才会决定生活在一起。但是现在，我觉得我越来越不了解她了，我不知道她心里在想什么——”“多罗莱斯服侍她有多久了？”

“好多年了，在我们结婚之前她们就已经是主仆了。”

● 最后一个吸血鬼